

# 手艺成村落经济发展新引擎

潘鲁生

之内生动力，是当前乡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广大乡村之中，品类丰富，样式繁多，内涵丰富，激活其资源禀赋并转化为发展乡村振兴乃国之大计。传统工艺作为民间艺人特有的“手艺活”，密集分布于我



贵州黔东南侗家人的蜡染工艺

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目的地。手艺成为村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云南鹤庆草海镇新华村打制银器的白族手艺人，过去多为走街串巷的“小炉匠”，一师一徒相伴游走于滇藏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为白族、藏族、彝族、傣族、苗族等人家手工打制银器。十多年前，地方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改善提升村落公共空间，鼓励银匠返乡创业，寸发标等优秀匠师陆续从拉萨等地回村开办银饰作坊。目前，全村70%以上的家庭经营银器作坊，当地出产的银器产品货真价实，吸引了大批客商和游客，成为滇西北地区声名在外的“银都水乡”。与新华村成长模式相类似的手艺村落还有很多，比如贵州雷山控拜村，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越，以稻鱼生产为主，村中苗族匠师掌握精湛的银饰锻造技艺，也多为游方匠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匠师回流，让原本开始凋敝的村落重新聚起人气。

孕育于乡土之中的特色手艺，许多已经成为地域性的文化名片。如山东潍坊杨家埠村的年画风筝、高密聂家庄村的泥叫虎，河南浚县杨屯村的泥咕咕、淮阳许楼村的泥泥狗，广东潮州大吴村、陕西凤翔六营村的泥塑，云南剑川狮河村的木雕、鹤庆北班楞村的瓦猫等，传统工艺项目是带活当地乡土经济的珍贵“火种”，促进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振兴。



山东博兴的布老虎工艺

## 新时代赋予手艺新内涵

手艺因生活需要而产生，新时代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传统工艺是手艺人生活所系，常能够顺应市场发展做出因应性的调整，可以说，“变”为手艺发展之常态。正是手艺人结合村落空间所具有的“天时”“地气”“美材”诸要素，调整“工巧”的应变之举，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手工艺品类。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中，村落手艺人生产的产品往往有着相对固定的市场范围，主要依托庙会、市集自产自销，也有少部分通过游街串巷的“货郎”类商贩销售。特定的手工艺品类往往在流通过程中与地域性的观念习俗相结合，形成了承载固定象征意涵的物化形态。如春节习俗中的年画剪纸，“镇宅辟邪”的泥叫虎、瓦猫，祈求得子的泥咕咕、泥泥狗，表达祈福意愿的刻葫芦等。这些寓意表达了朴素的生活情感，契合了人们的期待心理，成为某种手工艺品能够持续热销的观念基础。

新时代乡土手工艺的发展既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今，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人际关系的流动、工作和职业的流动，相对于传统社会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强化。社会学意义的“脱嵌”，不仅表征为生命个体的“人”在地球村不同国别生存场域的迅速切换，也表现为作为流通商品的手工“物”，在脱离了村落原生环境之后意义的延续与生发。具体而言，一件手工艺品在村落空间被制作出来之后，不仅要在附近的市集、庙会售卖，还会借助旅游业及商品交易、网络交易等形式，进入更为阔大的国内市场乃至全球市场。

## 正视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现代性语境下，如何认识乡土手艺的核心价值？学术界相关讨论最终都聚焦到了“原真性”方面。这一概念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用于文化遗产价值特性的评定。该理念在1994年举办的“关于原真性的奈良会议”得

到反思和修正。会议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原真性置于固定的评价标准”是不可能的，但应“充分考虑文化遗产的文脉关系”。确保文脉的延续性是所有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核心要义，是一种国际性的发展共识。村落中的传统技艺属于活态文化资源，虽然始终处于动态流变的发展中，却也于物态的产品形式之中沉淀了造物文脉的因子，蕴蓄着民族文化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审美趣味与精神内核。

这意味着村落中的新生代手艺人，需要改变“吃老本”的传统观念，以动态的、开阔的眼光，正视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由于传统工艺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其在新时代的价值转换，既要以良品美器回应美好生活的需要，还要承担起文脉传承、文化复兴的使命。在匠心巧作之外，新生代手艺人尚需具备自觉的文化认同，充当手艺价值的阐释者与传播者。

乡土手艺人能否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在田野考察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新一代乡土手艺人群体比父辈有了更多职业选择的机会，但仍抱着极大的兴趣与热情投身于手工艺事业，在坚守与创新中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如杨屯村的新生代泥咕咕艺人与河南博物院合作开发《鸢尊》等文创产品，将经典文物形象转化为泥咕咕形态的衍生品，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销路。狮河村年轻木雕艺人基于生活需要设计了《蘑菇形木汤勺》，兼具实用功能与美观造型，拓宽了传统建筑木雕的市场空间。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乡土手工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单凭手艺人的坚守仍显势单力薄，需要地方政府决策层以及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艺术乡建 添彩乡村①



宁夏银川西夏区的挂饰工艺

了影片厚重的价值和崇高的精神维度。

《悬崖之上》的视听表达效果也颇为突出，多处场景设计、画面色彩具有强烈的视听冲击力。在大雪纷飞的雪国，一场红与黑的较量就此铺开。白雪皑皑的雪原上，敌方特务对共产党特工进行狡猾而残酷的追捕，险象环生，令人心寒；光线昏暗的室内，对称画面两端的角色展开拉锯战，特务科长站在暗处，隐匿在帽檐之下的双眼阴郁凶狠，面无表情；周乙按兵不动，一闪而过的眼神透露出危机。狂飞的白雪，黑色鬼魅般的特务，共产党员鲜血的血，风格强烈的视觉表达配合环环相扣的剧情，激荡着观众的情感和心灵。

影片的细节处理尤其到位。如电影刚开头，张宪臣等4人从天而降的方式各异，但同样带给观众视听震撼，也预示了人物后来命运的曲折艰险。影片的背景性镜头，如伪满时期哈尔滨的建筑和生活场景，生动逼真，让观众沉浸于特定时期的情境氛围中，仿佛与英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全体演员都贡献了劲道而出彩的表演，共同传达出他们对历史和人物的深刻领悟。反面角色的处理也摆脱了概念化、脸谱化，与正面人物一样服从于人物形象深度刻画，正反面人物之间展开了角色和演技的对等比拼，使得这场红与黑、正与邪的较量充满悬念和感染力。

# 洁白雪国中 红与黑的较量

王一川

现出他们为了信仰勇于牺牲的英雄气节。张宪臣、周乙、楚良、王郁、小兰……个性鲜明的一个个人物屹立在我们面前，饱蘸血泪的镜头讲述着英烈们的悲壮故事，传达出他们将家国前途置于个人生命之上的崇高情怀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影片用多元结构的群像图景，多面展现了这些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的真实人生。他们有的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有的是懵懂青涩、前程远大的青年人，都为同样的信仰而前赴后继地奔向最危险的无声战场，直至献出生命。影片让这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以艺术化的形式被今天的人们感怀、铭记，体现

## 好声音

►作为一名书法工作者，传播中国传统书法对我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在当前信息化时代，书法离人们越来越远，我们要用各种形式传播书法。让书法振兴，把书法写好，是中国文化最直接、最简便的自信方式。

——中国书协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孙晓云谈文化自信

►工笔画近几年发展得快，也发展得好，尤其是年轻画家，非常具有开拓性，在创新上做出很多努力，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进行了很多突破。近些年，青年画家在老一辈的带领之下，各方面的素养都在提高，而在技术之外，注重深入生活，眼界和视野也开阔了。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谈工笔画的新探索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好比播种是春天，收获在秋天，若干年后你会发现传播和传承的作用。传统艺术的受众面需要拓宽，观众也需要培养，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走近青年，还需要加大力度。

——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盛小云谈传统文化进校园

►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等革命题材民族歌剧中，都不乏戏曲的板腔体唱段，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戏曲给予它们深厚的文化支撑。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诗原谈红色经典

►小说作为人类经验的容器，人们在阅读小说时之所以会获得共鸣，是因为他们在小说中读到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以及未曾经验却能感受到的经验或转瞬即逝还没来得及感受和说出的经验。这是小说的迷人之处。小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耀着我们内心隐秘的想象、欲望和生活。

——作家艾伟谈小说创作

（张倩仪整理）

## 关注教育热点 呼唤观念更新

——从《小舍得》热播谈起

尹鸿

改编自鲁引弓“中国教育四重奏”系列的第三部电视剧《小舍得》，最近正在热播并引起热议。与前作《小别离》《小欢喜》相似，该剧再次聚焦下一代的成长，挑动了千家万户的神经。这正是《小舍得》这样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意义所在，人们借助于电视剧文本，反观生活、审视自我，从而获得对现实和自我的新认知。

《小舍得》聚焦孩子们的“小升初”阶段，回溯到了人们经常说的所谓孩子成长的“起跑线”。这部剧的核心不再是家长/成年人世界与青少年/青春世界的冲突，而是家长与孩子之间、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冲突，教育题材剧同时具备了家庭伦理剧的特征，辐射到原生家庭、教育公平、婚姻离合、代际关系、社会培训等诸多社会热点，体现了家长不同的教育观、价值观、人生观。

这部剧围绕复杂的三代人大家庭展开，其人物关系网的核心就是孩子。剧中详尽叙述了家长们如何参与到孩子“起跑线”上的竞争。在这部剧中，成年人往往并不是从孩子的成长这个目标出发，也没有更多地考虑孩子成长方式的得失，而是认为孩子的成败关联到自己的面子、尊严，把孩子上的学校看成自己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南俪、田雨岚家庭背景不同，生活条件有异，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也截然不同，但从第一集两人就剑拔弩张拉开了用孩子竞争的序幕。这种现象由于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从而也具有了典型意义。

为孩子未来的所谓“成功”，一些家长有意无意地牺牲自己、牺牲亲情、牺牲友谊、牺牲尊严，同时也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孩子的全面发展、孩子的身心健康。南俪的丈夫夏君山举了“剧场效应”的例子来表现对于这种教育现象的认识：“就像是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挡住了后面的人，然后人们纷纷跟着站起来，只有站起来才能看到。这时候又有个人站到了椅子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竞争，明明可以大家都坐下很好地看电影，关键是这种情况下没一个人肯坐下。”

正因如此，教育部三令五申为青少年学习减负，要还给青少年健康快乐的童年，要推动教育公平，但还是有人殚精竭虑地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抢跑、快跑。在社会常态中，尊重个性、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快乐生活，理应比所谓“成功”更现代、更文明。今天，人们已经有了更多选择，地位、金钱等所谓“成功”的指标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最重要的追求，全面发展、健康幸福逐渐成为新一代的未来。这部剧通过两个家庭的戏剧性冲突，对传统教育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也对新的教育观念进行了探讨。田雨岚后来的观念转换，体现的也是这样的校正。

这部剧在家长里短、日常琐碎中展示出生活本身的质感和生动面貌。剧中涉及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城市家庭与市井小人物的种种生活，也体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感情。虽然说一部电视剧不一定能够改变什么，但至少会给家长们、给成年人一种观念的启蒙。



经过历时6年的改造提升，北京西单文化广场近日全新亮相。图为顾客在新潮有趣的地下商业空间拍照留影。杜建坡摄（人民图片）



江苏徐州的布艺制品

## 点燃乡土经济的珍贵“火种”

手艺凝聚了乡愁记忆。手艺植根于农耕社会，是民众量材为用、美化生活的重要手段。刺绣、编织、木作等朴素的民间艺术形式凝聚了审美情感，丰富和滋润了民众的精神生活。母亲纺纱织布，父亲打柳编筐，构成了乡土社会家庭生活的的基本图景。202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记住乡愁——山东民艺展》展出的饮食器具、节俗用品、服饰刺绣、儿童玩具，均来自山东民间乡土社会，具有浓郁的乡土味道和审美意趣。那些看似普通平凡的物件，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乡愁记忆，为生活带来了浓浓暖意。手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活态文化遗产，凝聚情感密度与生活智慧。蒸花馍用的面碓子，斫削的木陀螺，手工缝制的虎头鞋帽，林林总总，每一件物品都具有致密的情感温度。展览中，山东博兴民间艺人创作的布老虎形象，还被制作成阐释乡愁内蕴的动态影像在自媒体平台广为传播，布老虎展区意外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热门打卡地。乡土文化孕育而生的手艺之美，不仅带来了审美愉悦，也带活了乡村产业。

在文创产业、体验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手工艺经济所具有的文化性、体验性、场景性特征，促成许多具有手工艺资源的传统村落变为独具特色的旅游

看罢《悬崖之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冷峻的黑、皎洁的白和炽热的红，一直在脑海里纠缠、盘旋、反复。那些逝去英烈的面容，清晰可辨。影片以上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我党地下情报工作者潜入城市执行秘密任务，身陷绝境仍不畏牺牲，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完成使命的故事。

影片给我最为突出的印象，是鲜明的中国式水墨美学风格追求。它一改张艺谋《英雄》《影》等作品中稍显直露和过于饱满的水墨风格倾向，克服了往昔影片中故事情节与美学风格之间相互拧巴的弱点，转向返璞归真的隐性、淡然而又内在和谐统一的黑白水墨风格，获得了平淡中见奇崛的美学效果。这部影片应当是张艺谋在历经近20年坚持不懈的美学探险后，中式大片美学风格追求抵达成熟境界的标志性作品。

在优质谍战类型电影稀缺的当前市场环境下，《悬崖之上》难得地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充分融合，视听审美与思想启迪高度统一，高质感的水墨画面与紧张激烈的情节氛围紧密结合，共同书写出一段淡泊空灵又厚重悲怆的隐秘历史。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在上述美学风格和情节氛围基础上，刻画了一组如雕塑般生动、立体和感人的革命英雄群像。谍战危机曲折而深沉，英雄们多次陷入绝境，仍坚贞不屈、百折不挠。影片着力呈